文史資料選輯

第 四 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冯玉祥北京政变……鹿锺麟　刘　骥　邓哲熙（1）

第二次直奉战争纪实……傅兴沛（29）

二次直奉战中山海关战役亲历记……李藻麟（38）

二次直奉战前张作霖与冯玉祥的拉拢……马炳南（54）

南行使命……刘　骥（57）

驱逐溥仪出宫……吴锡祺（74）

关于"新政学系"……王又庸（78）

记彭翼仲先生——清末爱国维新运动一个极有力人物……梁漱溟（98）

《新闻报》发家史……陶菊隐（127）

福开森与《新闻报》……严独鹤（149）

我所知道的福开森……张　锐（157）

西北军练兵的一些特点……张知行（168）

附　　载

为祖国近代史提供有价值资料（在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米暂沉（184）

附注

对《南行使命》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七辑一七〇页

China

对«驱逐溥仪出宫»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

«选辑»第三十一辑二九三页

对«记彭翼仲先生»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

«选辑»第三十一辑二九三页

对«关于"新政学系"»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

«选辑»第七辑一六九页

China

馮玉祥北京政变

鹿鍾麟　刘　驥　邓哲熙

一

北洋軍閥直系首領曹錕以賄选手段篡窃大总統地位之后，北京政府即完全被直系所把持，吳佩孚利用中央权力，借口統一軍权，以推行他的排除异己、武力統一的政策。当时，直系的勢力范围已由黃河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吳佩孚为了实現他的武力統一的迷梦，更进一步地策动川、黔等軍攻掠四川，勾結陈炯明、沈鴻英等牵制广东，而对于东北的张作霖，則派兵把守赤峯、朝阳、山海关之綫，以阻其进入关内。这时的吳佩孚，已經是意气驕盈，野心勃勃，大有雄視中原、威加海內的气概。

但是，与此同时，不利于直系的种种因素也在日益发展。在直系内部，由于吳佩孚的飞揚跋扈而各怀异心，逐漸分化成为津、保、洛三派。津、保两派，在拥曹抑吳的謀划之下，暗中活动，处处对吳掣肘。以后，津、保两派又因吳景濂与高凌霨爭夺內閣总理的問題，也发生了矛盾。直系以外的各方面，在曹、吳的压迫下，也在积极地寻求应付和反抗的对策。如直、奉战爭失敗后的张作霖，鋭意整頓軍备，企图卷土重来。偏促于浙江的皖系卢永祥，因处于直系勢力的包围之中，亦亟謀自存和发展的出路。而在广东領导国民革命的孙中山先生，还在曹錕就任賄选总統的时候，就已通电声討

China

曹錕，反对贿选政府，并且与张作霖、卢永祥取得联系、共同进行倒直运动。孙、张、卢虽然政治主张不同，但在当时情况下却有着一个反对直系的共同目的。因此，通过孙科、张学良和卢小嘉在沈阳集会的所謂三公子会議，形成了孙、张、卢反直陣綫的三角同盟。

吳佩孚的武力統一政策虽然遭到各方面的反对，但是他的穷兵黷武的野心并不因此而稍戢。他为了先发制人，把反对势力各个击破，首先策动陈炯明等进攻广州，并勾結英帝国主义唆使广州商团叛变，以牵制孙中山先生的北伐，同时指使齐燮元、孙传芳夹攻浙江卢永祥，以肃清在东南仅存的皖系殘余势力。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浙江战爭爆发，张作霖因与浙卢有同盟关系，立即通电声援卢永祥，并将所部編成战斗序列，待机出动。吳佩孚也由洛阳到北京部署軍事，第二次直、奉战爭已到一触即发的时刻。

正在这个紧急关头，在孙、张、卢三角同盟之外，在直系势力范围內也形成了馮玉祥、胡景翼、孙岳等联合反吳的三角同盟，并且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发动了北京政变。

馮、胡、孙的結合并不是偶然的。由于他們的处境有着类似的遭遇，在政治上有着共同的要求，一旦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就很自然地采取了一致的行动。

馮在北洋軍人中是一个比較进步的人物。他立志要做一番救国救民的事业，对当时北洋軍閥的腐敗情形常常流露不滿情緒，同时，他的領袖欲也相当強，以致遭到北洋軍閥上层人物的歧視和猜忌。又由于他有着倔強的性格，对他的上級时有违旨抗命的行动，更为当权人物所嫉恨。在皖系当权时，他曾受到徐树錚等人的排挤；到了直系当权的时候，又遭到吳佩孚的压制。但馮对吳并不肯俯首听命，在扩編队伍、催索餉項等問題上时常发生抵触。吳在洛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阳庆祝五旬生日的时候，各方称觴祝寿，餽贈惟恐不丰，阿諛惟恐不至，而馮独以清水一罐为礼，喻为君子之交，吳虽莫可如何，而心实憾之。在第一次直、奉战爭中，馮以援助直系击敗奉軍而得任河南督軍，在发表馮为河南督軍的同时，并发表宝德全为河南軍务帮办。宝德全在馮与赵倜作战时，宝曾通电对馮大加攻击，并在郑州以北袭击馮軍后路，势甚危急，幸胡景翼部由陕西开到增援，始将其击退。吳既知宝与馮嫌隙甚深，其所以荐宝为河南軍务帮办，其用意固在对馮发生牵制作用。不意馮甫至开封，即将宝枪决。追吳来电詰問，馮則复以并未与宝見面，并諉称已被乱軍打死。但馮尚未到职时，吳即将其与自己有关的私人开列名单，向馮推荐担任督署各重要职务，仅留秘书处长一职由馮任用。馮对他的左右說："这样办，还要我这个督軍干什么！"于是将吳所推荐的人选悉予拒絕。在第一次直奉战爭时，因京汉路軍事吃紧，馮曾派李鳴鍾旅北上应援，战事結束后，吳即拟将李旅扩編成师，留駐保定，企图使其脫离馮的节制，以削弱馮部的力量，卒以馮坚决反对而未果。吳本視河南为其主要根据地之一，馮督豫后，曾拒吳更換省长，并且拒絕由地方拨款，这当然引起了吳的极大不滿。特别是馮在河南将他的第十一师大加扩充，积极訓練，更成了吳的一块心病。所有这一切，都是吳所不能容忍的。因此，馮督豫还不到半年，北京政府即在吳佩孚的提議和威逼之下，将馮調任为徒拥虛名的陆軍检閱使，移駐于北京南苑。馮迫于形势，不得不遵命北来。当时吳拟将其第十一师的五个补充团留在河南，馮幸得陆軍总长张紹曾的支持（张任第二十鎮統制时，馮在其部下任营长，张对馮的支持，一是因旧日关系，一是张拟利用馮的实力作为政治資本），方得全部北开。在馮北調的时候，吳本許以每月由河南协餉二十万元，但事后

China

并未履行諾言，而北京政府又不能按时拨付軍费，曾积欠达十一个月之多，致馮部餉項陷于极端困难的地步。馮当时曾經把他深刻的感触写下了这样的話："吳佩孚此次将我調职，其用意即要置我于絕境，使我們即不餓死，亦必瓦解。"当然，吳对他所施加的压力，他是决不甘心的。他在当时极为不利的条件下，积极扩充队伍，严格加強訓練，将他的軍队訓練成为当时战斗力最坚強、紀律最严整的一支队伍，这是在他治軍的整个历史上的黃金时代。

当他在埋头練兵的时候，也同时注意了与各方面的联系。原来，馮在灤州起义的时候，已开始和南方的革命力量发生关系，以后又結識了許多国民党人士，由于受到他們革命宣传的影响，对于孙中山先生領导的国民革命日益加深了向往的心情，特别是他讀过孙中山先生手写的建国大綱之后，对于革命的奋斗目标又有了进一步的訊識。一九二三年孙、张、卢三角同盟形成，孙中山先生曾派人将联合张作霖、卢永祥的情况告知馮氏，并促馮早日发动倒直行动。这年十二月，馬伯援（馮的教友）拟有广东之行，馮即委托馬伯援代表向中山先生致意，他說："目前直系兵力数倍于我，如冒险盲动，必遭失敗，待时机到来，我一定有所举动，請将此意轉达中山先生。"这时，馮的政治态度已日益傾向于革命方面，并且看到反直陣綫已經形成，更加增強了推翻直系軍閥集团的决心。于是，他除了积极訓練部队以加強軍事力量而外，并且积极地爭取同盟，与素有結合的北方将領孙岳、胡景翼等取得秘密联系。

馮与孙岳的关系，从灤州起义前訂交开始，在长时期中往来无間。他們不但私人交誼甚厚，而且在政治上也有着共鳴。孙岳早年就参加了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任第三鎮中校参謀，时与南方暗通消息，并与灤州駐軍軍官王金銘、施从云和馮玉祥等密謀起义，因

China

吳佩孚(第三鎮少校副官)的告密,被第三鎮統制曹錕撤职,孙即南下,曾任第十九师师长;不久,被袁世凱免职,江西都督李烈鈞委以江西庐山垦牧督办之职(以后馮与李的关系即系經由孙的介绍)。黃兴任討袁总司令时,以孙为北伐軍第一路总司令。其后孙一度去陕西,与陕西国民党人胡景翼深相結納。及曹錕为直隶督军,以旧日关系,委以軍官教育团团长,直皖战起,复兼任直隶省义勇軍总司令,战事結束后,因受吳佩孚的压抑,仅畀以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兼大名鎮守使之职。孙对吳的驕横专擅,早已心怀不滿,与馮見面时,常常牢騷滿腹,对国家的前途和个人的遭遇,感到悲观失望。馮和孙不但遭遇相同,而且又是志同道合的好友。馮为了爭取反直的軍事力量,所以首先把他的意图向孙岳談了出来。这就是在当时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会議——"草亭秘議"。

在一九二四年九月的一天,孙岳亲至南苑为馮氏新建的昭忠祠的落成而前往致祭。当他在官兵义地中凭吊的时候,对馮感慨地說:"民国虽成立不过十多年,这里已經躺下了这許多战士。"馮說:"他們为国捐躯,落得一个忠字,也算不朽了。"孙說:"都是忠义好汉啊!都是精魂忠骨啊!"馮便笑着和孙打趣道:"他們死了,能得忠骨之称;孙二哥,将来你百年之后,人們应該怎样称道于你呢?"孙也笑着答道:"那不用問,象我目前这样干法,在眞正的革命党看来,还不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走狗!"馮說:"你既統兵数千,坐鎮一方,为什么甘心作人家的走狗?"馮的話引起了孙的哈哈大笑,他便对馮說:"我算什么,还有那带着三四万人的,不也是作着軍閥的走狗而无可如何嗎!"說着話,他們已走到义地中間一座草亭里面一同坐下。馮即正色对孙說:"目前鬧到这局面,我想稍有热血良心的人,沒有不切齿痛恨的。我所統轄的队伍,虽然名为一师三

China

混成旅，但实际不到三万支枪，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然不能鲁莽从事；但我們必須努力，把这一批祸国殃民的混賬东西一股脑儿推翻，不然的話，如何对得起自己，如何对得起这些牺牲了的官兵，更如何对得起我們創造民国的先烈！”这一席話，使得孙馬上振奋起来，他以十分誠恳而又坚决的态度对馮說：“你若是决定这样干，我必竭尽全力相助。此外，还有胡笠僧（即胡景翼）也定然愿和我們合作，我可以負責去接洽。他們現在都郁郁不得志，对曹、吳的做法早已深恶痛絕，何况他們都是老革命党，更何况他們和你我有如此的交誼，合作是絕对不成問題的。眼看直奉就要开火，我們有的是好机会。現在先布置一个头緒，待机行事，必有把握。”在当天夜里，他們又詳商良久，决定由孙亲往与胡景翼接洽。

胡景翼在青年时期就参加了同盟会，与孙中山先生早有直接关系，辛亥革命时期曾起义于陕西耀州。在日本留学时，因受孙中山先生的鼓励和督促而回国进行革命活动，护法之役，在三原宣布独立。馮任陕西督軍，胡曾写信对馮表示，“只要你能带着我們救国卫民，任何办法都乐意接受。”馮感其誠意，乃将其所带之靖国軍改編为陕軍第一师。胡因敬佩馮之为人，与馮交誼日篤。胡常对人說：“我們的軍队多是各方收集来的，紀律不好，在未經严加訓練以前，不急于补充过多的枪械。”在政变前胡曾派軍官二百余人到南苑馮所办的教导团学习，并且把他与苏联洽妥的一批軍械轉让于馮，处处对馮表示好感。在第一次直奉战爭中，胡随馮出潼关援直，及馮調陆軍检閱使，胡部即駐防于彰德、順德一带。吳佩孚拟調胡率部南下攻广东，因胡不愿对南方作战，迟迟不肯开拔，以致引起吳的不滿，在餉項給养等問題上多方与胡为难。胡处此困苦的环境中，乃密謀有所举动。适孙岳来与密談在京和馮会商經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过，胡聞之大喜，立即派岳維峻去北京見馮，表示絕对服从馮的命令。馮当即对岳提出三点意見："第一，吳佩孚要打倒异己，对奉战事已到一触即发的地步，这种战事，我們誓死反对。第二，我們須利用形势，相机行事，将来若果成功，必須迎請孙中山先生北来主持大計。他是中国唯一的革命領袖，应当竭誠拥护，否則我們就是爭权夺利，不是眞正的革命。他的建国大綱眞是太好了，如果把这个細細地讀一遍，才知道眞正的民国是怎么回事，眞正的革命是怎么回事。第三，紀律是軍队的命脉，有之則生，无之則死，我們既拿定了革命的决心，此后即当严整軍紀，眞正做到不扰民、不害民和帮助民众，否則我們决不能成功。"岳表示对这三項意見完全接受，即返回防地向胡复命。数日后，胡景翼借口到北京就医，亲来与馮密談，表示了与馮合作的决心。至此，馮、胡、孙的三角同盟亦告形成。

馮等的秘密結合进行得十分严密，不但外間对此毫无所聞，甚至馮对他的部下也还保守秘密。只是有一次馮以試探的口气对邓哲熙說："看来战事是不可避免的了，各旅长对于目前的局势是怎样看法呢？"邓說："他們的看法是：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沒有张作霖，我們就沒有出路。"馮說："对，对，他們的看法完全对！"至于采取怎样的办法以打开当前的局面，他却沒有說明。

当时，馮已感到自己缺乏政治上的人才，而一旦推倒曹、吳，势必要有一班懂得政治的人来收拾这个大局。因此，他除了希望孙中山先生北上主持大計外，也在留心物色在政治上有資望、有办法而又能与自己合作的人物。这时，北京政府教育总长黃郛与馮过从甚密，馮即告以"不久将有大事发生，届时将請中山先生北来主持一切，并且一定請你大力贊助。"黃說："只要你有办法，我一定跟着

China

你干！”又过了些天，馮将要向热河出发的时候，想把他的計划再告知国务总理顏惠庆，爭取他一致行动。試探的結果，顏却模稜两可，使馮感到失望。本来他还想爭取王正廷的合作，由于和顏談話不得要領，他感到这些外交家过于圓滑，难于說出眞心話，訪王之意因亦打消。当时政府中知馮秘密計划的，仅有黄郛一人。

二

一九二四年九月十五日，奉軍分向朝阳、山海关进兵。曹錕急召吳佩孚到京主持对奉作战任务。吳于十七日抵京，十八日北京政府发布了对张作霖的討伐令，同日，曹責成吳佩孚組織討逆軍总司令部，并任命吳为討逆軍总司令。吳当时还在中南海四照堂表演了一幕点將的喜剧。

吳佩孚以討逆軍总司令的身分召集高級将領发布命令，本应出之于严肅的态度，可是吳却不然，他在这天穿着一套很不象样子的短衫褲，到場后就毫无礼貌地歪坐在桌边，当众宣讀了一些不伦不类的声討张作霖的詞儿，接着就点起將来：“我自任討逆軍总司令，王承斌为副总司令兼直隶后方筹备总司令；彭寿莘为第一軍总司令，沿京奉鉄路之綫出发；王怀庆为第二軍总司令，出喜峯口，趋平泉、朝阳；馮玉祥为第三軍总司令，出古北口，趋赤峯。……”由于吳在事先并沒有对整个作战計划加以全面周密的考虑，因之有些单位如海軍、空軍等都沒有布置任务，等到有关負責人員向吳请命的时候，才临时一个一个地增添到命令中去。吳的这些举动，使得不少在場的人暗暗发笑，認为吳竟把这样一件大事完全当作了儿戏（四照堂点將实况詳見馮玉祥著的《我的生活》一书）。

馮所担任的这一路，交通不便，地方貧瘠，不但行軍困难，且给

China

养也无法筹措(吳曾下令不設兵站,各軍給养完全就地筹措，实际上第一軍是有兵站的,第二軍虽无兵站,但行經之地尚較富庶，惟独第三軍困难最大),越是往北进展，人烟越是稀少，困难也就越多。显然,吳是有意識地借着这次战爭把馮部調离京畿,并把这部分力量消耗在荒寒痛苦的长城以外。当时吳却假惺惺地对馮說:"古北口这一路地势险要,攻守不易,非劲旅不足以胜任。"当然,吳的不怀好意,馮是十分清楚的,这就迫使馮对实現倒吳計划下了最后的决心。从这时起,馮就在政治上、軍事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接洽和布置。

在軍事方面，首先对北京城防布置了内应。在吳佩孚发布命令后,馮即向曹錕建議:"十三师(王怀庆师)开赴前方,北京防务空虛,最好把孙禹行(孙岳)的十五混成旅調来拱卫首都。"曹以馮如此关心首都治安,就很高兴地同意了馮的建議,立即調孙岳率部到京,任以北京警备副司令之职。孙在一次集会的場合遇到馮,对馮耳語:"你特意把我搬来,是不是要我給你們开城門?"馮則报之以会心的一笑。

这时,奉軍向朝阳进攻的一路首先与直軍接触,朝阳守軍以事先毫无戒备,仓卒应战,即陷于不利的地步。接着,山海关方面的战事亦日趋激烈。从整个形势看,奉軍不但在兵力上占优势,而且在战略上也搶了"先着"。馮用兵向主兵貴神速,先发制人,可是这次他却采取了延宕的办法。他在九月十八日被任为第三軍总司令,一直拖到二十一日，他的先头部队才开始出发。馮将其所部分为数个梯队,先头部队为张之江旅,次为宋哲元旅,次为刘郁芬旅,次为李鳴鍾旅,最后为鹿鍾麟旅,至二十四日始开拔完竣，另以步兵一营留守北京城内的旃檀寺,派蒋鴻遇为留守司令兼兵站总监,办

China

理后方一切事务。在这以前，曾由河南招募新兵万人，分編为三个补充旅，以孙良誠、张維璽、蒋鴻遇分任旅长，借口留在后方訓練，并未开拔。一切布置妥当后，馮始向怀柔出发。开拔各部，每日行軍路程只二、三十里，全不象开赴前綫作战的样子。馮的司令部移动得也很慢，九月二十四日从北京南苑出发，当日到怀柔，二十八日到密云，十月一日才到达古北口。馮到古北口之后，以筹措給养为名，便又停留下来。他一方面督飭沿途各县加紧修筑公路，預作班师回京的准备，一方面令鹿鍾麟每日朝着北京的方向練习行軍，或五十里折回，或六十里折回，有时是徒手，有时又是全副武装，并且一边走着一边在路旁演习，有时刚刚支起帐棚准备露营，忽又收拾起来赶回駐地。这样做的用意是，不仅訓練部队做好急行軍的准备，而且使沿途居民对其行軍动作习为常見，不至使尔后班师引起外間的注意。

胡景翼被任为援軍第二路司令后，即将軍队集結在通州待命。吳佩孚令胡率部由喜峯口进軍热河应援王庆怀，馮則派刘治洲、田雄飞等与胡密商，决定暫援开拔，以待战局的变化。

馮在古北口的时期內，一方面从各地收集作战情况，留心观察整个战局的发展变化，一方面并进行了秘密的政治活动。馮当时考虑到，为着加速吳佩孚在軍事上的溃敗，必須进行多方面的工作。同时他也考虑到，孙中山先生能否北来以及何时北来，尚不可知，而大局的变化就在目前，且自己又向以軍人不干涉政治为标榜，在推倒曹、吳之后，势必要有資望較深的人物出而維持局面。恰好这时段祺瑞的代表找上門来，于是馮与段之間就很自然地取得了联系。

段祺瑞自从直皖战爭失敗下台后，即寓居天津。他本是一个

China

不甘蟄伏的政治野心家，遇到时局动蕩不安的时候，就会寻找机会，以图再起。段知馮与吳素有芥蒂，直、奉战爭爆发后，就派遣他的亲信賈德耀(与馮曾同在第七师任旅长)到古北口与馮送来一封亲笔信，大意是不贊成內战，并希望馮对賄选政府有以自处。这封信既有着試探的性質，也有着鼓动的意思。馮接信后，曾与賈进行数度密談，最后馮向賈表示，俟計划实現后，将請段祺瑞、张紹曾等有重望的人物出来維持大局，并請賈德耀偕同田雄飞赴津見段征求意見，同时往訪张紹曾表示推重之意。数日后段派宋子揚向馮表示同意合作，惟张紹曾則因与曹、吳关系甚深，而与段又向有抵触，故对此表示消极。 接着馮又派刘之龙与段接洽合作办法，段謂山西的閻錫山、山东的郑士琦已接洽妥当，屆时定能采取一致行动。

在与段取得联系的同时，馮和张作霖也取得了諒解。馮的部下张树声与张作霖的駐京办事人員馬炳南为夙識，张得到馮的同意，即陪同馬炳南至古北口見馮。馬說:“只要推翻了曹、吳，奉方的目的即已达到，决不再向关內进兵。”馮也坦白地对馬表示:“我已經和北京方面几位将領有所接洽，只要你們的队伍不进关，我們的計划必能順利进行，推翻曹、吳是不成問題的。”并說:“将来事成之后，拟請孙中山先生来主持大計，这一条你們是不是贊成?”馬答以“完全不成問題，一切听你的主张，我們沒有不贊成的”。馮又重复地說:“一是請孙中山先生北来，二是你們的队伍不进关，只此两条就成，希望赶快回去轉达此意，切勿食言，現在是怎样商定的，将来就怎样实行。我这里已經布置妥当，不久就有主和息爭的通电发出。”馬亦向馮表示，希望馮部在热河方面的軍事行动从緩，以便奉方抽出兵力加強山海关方面的主攻力量。馮亦同意了

China

他的要求。

吳佩孚对于馮的秘密活动虽毫无所聞，但他对馮并不是沒有戒心的。他为了監視馮的行动，加派副总司令王承斌指揮二、三两路的軍事，并督促馮部迅速向赤峯方面前进。馮知道王承斌因吳佩孚解除他的第二十三师师长兼职，早已心怀怨望，所以王到古北口与馮会面时，馮为了爭取他的合作，即将秘密計划完全告知与王。王对馮的主张表示同情，但不愿与馮采取一致的行动，同时也声明决不将馮的秘密泄漏給吳佩孚，仅只取得了相互之間的諒解而已。王承斌在古北口停留二日即轉赴承德。吳佩孚除了授意王承斌監視馮的行动外，还密嘱胡景翼对馮予以注意，如果馮有异动，可就近解决之。胡将此事密告与馮，并盼馮提高警惕。吳对馮的防范，不但未起絲毫作用，反而益加坚定了馮的决心。

十月十一日，馮由古北口进駐灤平。这时直軍彭寿莘的第一路正面，因遭遇到奉軍的精銳部队，屢战不利，于十月七日被迫放弃九門口，山海关形势十分危急，吳佩孚乃于十二日离京亲赴前綫督战。在喜峯口、平泉方面，王怀庆的第二路，一經与奉軍接触，即潰不成軍(王怀庆的第十三师原是直隶巡防营的底子，官兵腐敗不堪，而且空額极多，王又不訓練，故毫无战斗力)，經吳令催胡景翼部馳往增援，始得相持于长城以北之綫。而馮玉祥的第三路，因进軍迟緩，始終未与奉軍发生接触。特别是馮、张取得諒解之后，奉軍即将其进攻赤峯方面的兵力抽出大部轉移到山海关方面作战，从而加重了对直軍第一路的压力，因此，整个战局已使直軍日益陷于不利的地步。

馮从北京出发前，即已布置蔣鴻遇向总統府及有关方面搜集关于吳佩孚的行动和前方战事的情报随时向馮报告。在得到直軍

China

放弃九門口和吳佩孚亲往前綫督师的消息时，馮卽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認为吳在軍事上已到了崩潰的前夕，实現班师回京的时机已經成熟，随卽派参謀长刘驥持亲笔函回京与胡景翼、孙岳两部联系。刘与胡部岳維峻、邓宝珊及孙部何遂会于通州，告以馮决定卽日班师回京，請他們早作准备。馮与胡、孙两部联系妥当之后，为了愼重从事，又給吳发了一个电报，一方面报告先头部队已抵承德以及沿途筹措給养的困难情形，一方面也探詢了山海关方面的战况。旋接张方严（吳的参謀长）电，大意为："此間形势急紧，不有意外胜利，恐难挽回頹势"，并催促馮部迅速前进，且有"大局轉危为安，在此一举"之語。接着蔣鴻遇亦电馮报告："前方战事紧急，吳已将长辛店、丰台一带所駐之第三师（吳的精鋭部队）悉数調往前方增援。"馮根据这些情况，断定时机已至，不容再緩，乃于十月十九日召集张之江、鹿鍾麟、李鳴鍾、刘郁芬、刘驥、熊斌等举行紧急秘密会議。在这次会議以前，馮尚未宣布过他的秘密計划，但是他的将領和幕僚从这次行軍的种种布置中，早已猜透了馮的心事。在会議开始时，馮对他的部下說："你們大家跟我这多年，历尽了艰难困苦，国家鬧到这个样子，我眞不知道会把你們带到什么道路上去。"鹿鍾麟起立說："我們大家患难相从，甘苦与共，原不是为了你我个人私利，既然是为了救国救民，我們一定永远跟着你干，任何危难，在所不計。"

鹿表明态度后，馮这才正式宣布了班师回京、推倒曹吳的計划，各将領一致拥护馮的主张，于是对于班师回京的步驟和办法进行了縝密周到的討論和布置。接着，胡景翼的代表邓宝珊也由平泉赶到，并参加了会議。計議既定，馮卽发布命令，命鹿鍾麟率部兼程返京，会同孙良誠、张維璽两旅开往北苑，再与蔣鴻遇旅会同

China

入城；命李鳴鍾率兵一旅急趋长辛店，以截断京汉、京奉两路的联絡綫；命已抵承德的张之江、宋哲元两旅立即出动，限期回京；通知胡景翼将开赴喜峯口方面的部队迅速撤回通州，以防阻吳軍的回击；通知孙岳秘密监視曹錕的卫队及吳佩孚的留守部队，以防发生意外；同时，下令封鎖京热大道，遇有从热河去北京的人一律予以扣留，以防走漏班师回京的消息。北京宪兵司令兼前敌执法車庆云，是吳佩孚派駐承德专为监視馮軍行动的主要負責人，为了防止他的破坏活动，馮乃命张之江派兵将其暫时扣留。

一切准备就緒后，十月二十一日开始行动，各部皆以最快速的行軍向北京进发。先头部队的营幕和炊具均留置沿途不动，以便后續部队到达时縮短吃飯和休息的时間。因此，数万之众，一路行来，眞如流水一般，不但行軍迅速，而且对沿途居民毫无惊扰。先头部队鹿鍾麟部于二十二日即到达北苑，各部行程一般都达到一昼夜二百里左右，創造了步兵行軍的空前速度。

馮本人亲率刘郁芬旅于二十一日回至密云，对进入北京的种种措施又进行了严密的布置。二十二日行抵高丽营，黄郛由北京赶来相会，共商政府过渡时期办法，商定由黄負責組織攝政內閣，并对迎請孙中山先生北上的問題进行了筹划，馮并将預先拟就的主和通电請黄作了修改，談至深夜十二时，黄即赶回北京进行組閣准备。

鹿鍾麟到达北苑与蔣鴻遇等会商后，即对各部分配了工作任务，先派兵一团以接运給养为名，押大車数百輛魚貫入城，所有武器皆掩蔽在大車之內；进入北京之后，先到旃檀寺留守处集合，至夜十二时，即分别占領了电报局、电話局和車站等交通、通訊机构。鹿鍾麟率部于夜十二时行抵安定門，孙岳因已于事先接到通知，即

China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